

懷念我幾位好學生（二）

楊永漢

（信報，2017年7月28日）

黃同學讀書能力很高，很希望成為律師。可是，中六那年，墮入愛河，一發不可收拾。其後，自組家庭，晚上工作，早上回校上課，當然成績一落千丈。無論我提供任何意見，他都執意自己的行為，最後他要轉校重讀。一次意外，他就走了。我常想，堅持自己的理念是好，還是不好。他放棄入讀大學的機會，提早開展自己的家庭生活，究竟對不對？

我與黃同學多次單獨見面，他很了解我的意見，亦說我是為他好。但他就是相信愛情，相信世上有梁山伯與祝英台。看著他從小學到中學的照片和成績表，深知道家人對他的期望。可是，他選擇了大家都認為錯的決定，我也不知如何回應。

認識莊同學只有半年的光景，卻印象深刻，令人難以忘懷。學期初，我需要一位同學協助安排導修及派發筆記。同學都推薦莊同學當此任，如此，就與她多了些接觸。有次與同學會面的時間有點錯誤，莊同學知道後，重新再安排，辦事細心盡責。她經常催促我早些給筆記同學，因為不少同學是很勤力的，弄至我百忙中也要整理筆記。

最後一節課，同學都花點心思設計團體照。離開學校，步進社會，與未知的將來作侶，周旋於善良與險惡之間，是生命另一個階段。莊同學希望回母校工作，要面試決定取錄與否。她頗緊張，事前與我討論回答問題的竅門，又估計面試時的題目。面試前，又與我商量，要如何配搭衣服才表達出莊重。我雖然無可無不可，也給她的誠意所感動，緊張起來。最後，知道校方已聘請莊同學，也替她高興了一陣子。但這些一切，似乎不用再擔心緊張了，因為是你留在這閻浮最後一年。

有次我看完電影《臥虎藏龍》後，嘆了一口氣，內子覺得奇怪。我告訴內子，嘆氣是因為李慕白始終沒有玉嬌龍這個徒弟。傳道、傳功、傳真心，是多麼的困難。有意志的，未必有能力；有能力的，未必有意志。現在，我見到一位有意志、有能力的文化繼承者，可惜，勁風而翼折，消失於中華大地，如何不嘆息難受。

記得曾看過朱自清戰後回到北京，知道自己很多學生殉國或死在逃難的道上。朱先生寫了他們在求學階段的點滴，當年看到，內心一陣陣的惆悵，恐怕朱先生當年內心也很難受。青春，是追求理想，充滿盼望的年華，記得與你們在營舍唱歌，講鬼故；記得與你們遠足，互相追逐嬉戲；記得偷在圖書館看錄影帶，校長問到，大家死口不認。還有你們胸無城府的態度，互相信任的眼神，現在還留著能迸出火花的夢想。我陪著你們跑了幾年，是你們教曉我生命雖是無奈，但不能沒有夢想；也是你們教曉我，凡事合乎公義就必需堅持到底，因為生命會戛然而逝，沒有甚麼好害怕！